

從巴黎左岸
到台東比西里岸

藝術家 江賢二的故事



吳錦勳 著

天下文化

台東比西里岸

於是以台東為分界，

我們發現江賢二的藝術有二張臉孔：

一個是老僧人的，一個是孩子氣的、天真無邪的；
他走入了繁花似錦的「比西里岸之夢」。



被海入定

是誰將「銀湖」畫在台東的海面呢？

蒼灰天幕下的海是晦暗而寧靜的，月亮在稀薄的雲間游移著。白綢般的光，無聲地瀉落在遼闊無盡的海面，隨波閃耀。大氣凝聚成一片銀白而顫動的天幕。

坐在台東看海，唯一能做的，只能一直被海「入定」。

江賢二愛海，一生「逐海而居」，然而直到定居台東，他才真正擁有了看海的心情。過去三、四十年之中，他生命歷經的幾個海洋：基隆港的海飄散油汙，長島的海襯著孤寂昏暗的心情，聖巴爾斯島的海遙遠，三芝淺水灣的海更只是黑暗之中的、只聞微弱濤聲的「想像之海」。

然而，在台東這裡，海，就在面前，是那麼清楚明確，無可抵擋。

每一分，每一秒，海都在歌吟著。

有時，清朗的白天，台東的空氣如此透亮，色彩如此明媚鮮妍。這裡像夢境，或如樂園，眾彩交響目不暇給：紅霞、銀粉、湛藍、靛青、珊瑚紅、寶石藍、玳瑁黃、含笑白、青竹絲綠……所有的顏色都開始擬人化，盡情排練舞台劇，做各種映襯、排比、類疊、比附的修辭演練。觸目所及的事物，都是一節詩句，光是瀏覽此番勝景，便如同在讀詩。

尋常午后，江賢二在短眠之後轉醒，坐在面向太平洋的小客廳裡喝咖啡。遠處偶

有漁舟點點，隱隱濤聲，海洋在自己編織的搖籃曲裡，依舊深眠。感覺似若有風，薄薄的浪花像詩句，一遍遍寫在湛藍的海面上。

三點之後，海水變化非常大。暮色中，漲潮的大海遠遠喧騰起來，天光謝幕退散，留下薄紗般的藍光，籠罩天地四合，美得令人不忍移轉視線。直到夜幕深垂，沒有光害的台東夜晚，天體得到解放，星子們歡欣紡織成一縷銀帶，伴著月后跳舞。

夏初，有那麼幾天，潮濕而帶著蜃影的熱氣，有時竟讓月球膨脹渾圓如球，燃燒著鮭魚般的橘紅色；有時她又皎潔如玉，當空臨照，一個在海面上，另一個倒映在水面，形成奇特且超現實的景象。

洪荒初開，與大自然搏鬥

台十一線一百三十多公里處，金樽咖啡北向不遠，一塊不起眼的山坡荒地。疾馳的車輛經年往來，從不曾有人為它駐足。江賢二停好車，和范香蘭一起跟著金樽咖啡老闆林先生沿著公路旁的排水溝走了一段，爬上一個地勢平緩的山坡地。

他沿途開荒找路，范香蘭緊跟在後，每個脚步都踏得緩慢小心。他們迂迴在灌木叢向上爬，費了好一番工夫，終於抵達山腰處，在那裡發現有一塊沒有植被、裸出鐵砂紅的大岩石。

江賢二微笑轉頭對香蘭說：「就是這裡了！」



太平洋的月光。

眼前，如橫幅開展、純淨無染的太平洋，如此天高地闊。江賢二將視線移回腳下這塊地，心想，雖然這裡雜草、小樹叢生，但只要整理整理，蓋間小房子、小畫室，就可以住在這裡，每天看海畫畫。他相信，這裡的景觀絕對可以媲美法國南部蔚藍海岸或加勒比海。

因為，此時看海人的心情已經截然不同了。

江賢二住在三芝淺水灣社區時，每天開車往返關渡畫室，總會興起一則懸念：找一塊地，建立一個理想的創作夢土。其實這個想法當年在長島幾乎就要付諸實現，只是世事難料，隨著父親生病，江賢二回台定居，之後又引發全新的創作潮，辦了一連串畫展。儘管如此，回台定居之後，他始終不忘這個理想。

有好幾年時間，江賢二每逢創作空檔便和范香蘭開車由北部繞過基隆、宜蘭，穿越清水斷崖，一路往南沿花東海岸找地。幾番尋覓探索，在眾多因緣牽聚之下，終於，二〇〇七年在台東縣東河鄉的金樽附近找到了，圓了一場人生的大夢。

找到地之後，江賢二左思右想那塊地要如何蓋個小茅屋，同時又忙著「銀湖」的展覽。不料這時他的身體卻出現異樣，經由和信醫院切片檢查，竟是攝護腺癌，介於二、三期之間。

醫師讓江賢二撐過了「銀湖」個展才開刀。手術一切順利，大約三天就可回家，哪裡曉得第三天他血紅素因不明原因驟降，只好趕緊輸血，之後隔天又再度輸血，遠處還立著一位喇嘛，江賢二認出那是他們的朋友江秋喇嘛。

白衣觀音不言也不語，朝他而來，站在床沿伸出戴著潔白手套的雙手，握緊江賢二的手。江賢二覺寤之際，也逐漸感到身體熱了起來，清醒之後，血紅素果真慢慢恢復正常。他惆悵地回想白衣觀音「握手暖心」的情景，到底是夢？抑或是真？

住院期間，江賢二雖然經歷了如此危急的狀況，卻滿腦子在設計台東的新家。江賢二一直很喜歡建築，他常對朋友說：「如果不當畫家，最想做的是建築師。」此時，眼前這塊倚山面海的荒地，就像一張空白的畫布，充滿各種可能性，強烈地喚起江賢二對三度空間的熱情。

原本江賢二只想蓋一間簡單的小茅屋，在除草整地的過程中，不知何故，很多新的靈感源源不絕跳出來了，素樸的想像，也愈形豐富、具體。他以素描畫出簡單設計圖，找范香蘭用竹竿丈量尺寸，一切都發自築夢的初心，並不在意用最原始的方法。

二〇〇八年，江賢二一手設計的小住宅和小畫室終於完工，他們也正式搬遷台東，過著名副其實每天「看海的日子」。



畫室大門口的門鈴與信箱。



「比西里岸之夢 Pisilian 09-07」；油彩、絹布；170x390cm；2009。
這是江賢二接觸台東大山大海的自然後創作的畫作，雖在台北關渡畫室完成，卻是他從台東「長出來」的初期作品之一。

江賢二坐在客廳裡，目光從牆上的畫游移到戶外的燦爛景色，笑說：「你會不會覺得，我的畫跟外面的風景連成一氣？」

坐擁這繁花似錦的樂園，江賢二的好友有時會戲稱他「臨老入花叢」，形容他晚

近生活灑脫自如的狀態。客廳桌上的花瓶，插滿了早上剛採的大把南瓜黃波斯菊。

江賢二還打趣說：「之前，巴黎雖有花，但是我的眼裡看不到花。我一輩子沒有送過花給香蘭，來到台東之後，現在可以報答她了，給她看這麼漂亮的海景，每天可以摘好幾次花送給她，可說是加倍奉還。」說完，他也恬淡自得的笑著。

這時候的江賢二，臉部的線條柔和許多，不再如賈克梅第存在主義式的孤寂冷肅，若換上一襲袈裟、剃光頭，就更像個拈花微笑的和尚。

對於台東第一個系列「比西里岸」的命名，江賢二也頗有用心。「比西里岸」原是台東三仙台海岸附近一個原住民漁村，阿美族語的「Pisilian」（比西里岸），意為「放羊的地方」。早年當地還沒有現今三仙台風景區著名的拱橋，原住民趁退潮時將羊群趕到三仙台，海潮漲高後，海水變成天然的羊圈，就可放羊吃草。等潮水退了，再將羊群趕回對岸山上。因此，這個名稱帶著濃厚的在地意義。

隨著部落長期經濟不振，這裡面臨了人口外流、族群文化流失等各種困境。近幾年，因為公益平台及各界的培力計畫而重振精神，同時以部落孩童的「寶抱鼓」演出，找回了部落的心跳及驕傲的認同。

二〇一一年，江賢二於紅樹林「Art Box」小美術館舉辦個展，展出的全是台東時期的新作，取名為「比西里岸之夢」。當時他選用這個名稱，除了因為這個阿美語地名反映了他深愛的台東，也因為「比西里岸之夢」呼應他在台東如夢似幻的心情，同時，他也希望以台東在地之名喚醒大家對偏鄉的關注意識，而自己能以藝術創作回饋大地之母的滋養。

關於「夢」，江賢二解釋說：「所謂的『夢』，對我應該是指一種『希望』，也是一種『天堂』或『淨土』的意思。」這也難怪，只要在「比西里岸之夢」畫作前駐足片刻，便有一種彷彿置身於花團錦簇、百鳥鳴鶯的淨土天堂的感覺。

如果說江賢二回台之後，從「百年廟」一路到「銀湖」是一系列由內而外、由下往上的昇華之路，來到台東之後，自然的衝擊打開他的區域，在精神達到高點後，進一步往水平、橫向推展，而他的藝術座標也完成了其「十字」的結構。

之後，他更開創了另一個藝術高峰，有了「乘著歌聲的翅膀」之喜悅的、歡娛的、自由的翱翔。活在台東的空氣裡，江賢二感到一種特殊的快樂，他神采奕奕，煥發多年積蘊的底氣。現在的他，正處於一種生命與自我完全和諧的快樂。他很慶幸自己活過了七十歲，可以用鮮豔的顏色，讓生命的喜悅躍然於畫面，絲毫不必感到羞恥地讓内心奔放澎湃洶湧的情感表現出來。

「如果我沒有畫出現在的作品，而一直是『淨化之夜』，那我可能不是人了，因



發自築夢的初心，江賢二以素樸的想像、最簡單原始的方法，構築他一手設計的小住宅和小畫室。

為藝術是人間性的。」他解悟般自語著：「也只有此時此刻，我終於理解，二十多年前為什麼如此迷戀馬諦斯晚年的作品了。」

色彩的精神性

台東的自然性、明媚的光線，啟發江賢二對色彩更高的領悟，促使他躍升其色彩上的探險，找到他與色彩之間最適意的對應方式。但是，從過去長達三、四十年的灰黑濃稠，到台東作品的鮮妍明麗，這麼大的用色跨距，也讓一些熟悉他過去作品風格的人心生疑惑。同時不少論者以為：「晚期台東畫作的大膽色彩，會減損江賢二作品過去引以為傲的『精神性』？」



「比西里岸之夢 Pisilian 10-06」；油彩、畫布；140x370cm；2010。以藍色為主調的作品。張裕能形容其震撼如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洋溢崇高神聖而欣悅之情，有如大合唱〈快樂頌〉的感覺。



「比西里岸之夢 Pisilian 10-07」；油彩、畫布；200x300cm；2010。這是江賢二個人極為喜歡的作品，也是他在台東生活整體感受的一個總結，顯示激情沉澱後的雋永諧和。



「比西里岸之夢 Pisilian 11-41」；油彩、畫布；200x300cm；2011。此作靈感似來自台東夜晚印象。天空一片月光，海裡也有一片月光，海面盪漾出種種奇幻的色彩。